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 第二十四回 尉遲恭徵東為帥 薛仁貴活擒董達

詩曰：御駕親征起大兵，長安一路望東行。

今朝誰來東遼去，功建登州薛姓人。

那張士貴與四子一婿離了山西，正奔山東登州府。此話慢表。

再說天子當殿與眾卿議黃道吉日，就與尉遲恭掛了帥印，來至教場，點起五十萬大隊雄兵，祭過了旗，朝廷親奠三杯酒，發炮三聲，排開隊伍，一路行兵御駕親征。天子坐在日月驢驕馬上，有徐茂公、程咬金、馬、段、殷、劉六將保住龍駕，前面二十六家總管隨護元帥，離了大國長安。一路上盔滾滾，甲層層，旗幡五色，號帶飄飄，刀槍劍戟，似海如潮，一派人馬下來。我且不題。

單說總兵先鋒張士貴，同四子一婿十萬雄兵下來，只見前面有一座大山，名為天蓋山。這人馬相近山前，只聽頂上炮聲一起，趕出幾百嘍兵，多是青紅布幡頭，手內棍棒刀槍閃爍。當中有一位大王，全身披掛，擺動兵器，一馬當先衝下山來，大叫：「呔，來的何人，擅敢領兵前來攪擾大王爺的山路！早早獻出買路錢，方讓你們過去。」這一聲大叫，驚動張士貴。抬頭看見，心下暗想：「他說什麼天兵經過，多要買路錢，一定活不耐煩了。」吩咐大小三軍，且紮下營盤。底下眾兒郎一聲答應：「是。」就把營盤扎住。張志龍叫聲：「爹爹，待孩兒去擒來。」張環道：「我兒須要小心。」志龍答應。

按好頭盔，緊緊烏油甲，舉起射苗槍，催開坐下黑毫駒衝上前來，大喝一聲：「呔，我把你這綠林草寇，我們是什麼兵馬，你敢大膽阻我天兵去路麼？」

那大王哈哈大笑說：「你還不知大王利害之處。天下聞孤董達之名，在我山下經過多要買路錢，你今好好獻過糧鈔，放你過去；如有半字支吾，惱了孤家性子，一頓亂槍，走脫一卒也不算大王爺本事。」張志龍大怒說：「該死的強徒，天下乃朝廷出入要路，你敢霸定天兵！好好讓天兵過山，饒你性命；若再支吾，取你性命。」董達說：「不須誇口，照大王爺槍罷。」催一步馬，拿手中槍直望志龍面門上挑進來。志龍叫聲：「不好！」把槍往桿子上噶啣一抬，險些跌下馬來。交鋒過去，衝將轉來，志龍叫聲：「狗強盜，照我槍罷！」颯這一槍，望董達前心刺來。董達叫聲：「好！」把槍噶啣一架逼開，趁勢一槍刺進來，張志龍躲閃不及，正刺中左腿，鮮血直流，大叫一聲：「好利害的狗強盜！」兜轉馬大敗而走，張士貴說：「好驍勇草寇，戰不上二合，小孩兒受了傷敗下來了。」何宗憲叫聲：「岳父，待小婿出去擒來。」張環說：「賢婿出馬，須要小心。」何宗憲說：「不妨。」按按頭上鳳翅雙亮銀盔，緊緊身上柳葉銀條甲，手舉過桿方天戟，催開底下銀鬃馬，衝上前來說：「呔！該死的強盜，休要揚威，我來取你之命哩。」董達抬頭一看，喝道：「那怕你們有百萬英雄，千員上將，也有些難過天蓋山。」

何宗憲聽說：「你敢吃了獅子心大蟲膽，說得出這樣大話。照戟罷！」一戟直望董達咽喉挑進來，他喊一聲：「來得好！」把滾銀槍架在一邊，戰不上三個回合，董達橫轉槍桿子，照著何宗憲背上「當」只一擊，打得抱鞍吐血說：「阿唷，唷唷，好利害！」帶轉馬，大敗營前來了。董達呼哈哈大笑說：「那怕你們百萬雄兵齊趕上來，也過不得此山。」勒馬攔住山下。

單說何宗憲敗到營前說：「岳父，強盜槍法利害，小婿實難敵他。還有誰有勝得他來？」父子六人無計可施。單表五個火頭軍在營前看打仗，見強盜連敗大老爺一子一婿，十分猖獗，惱了薛仁貴性子，說：「豈有此理！一個強盜尚被他霸住天蓋山，阻住大唐兵馬，無人可退，焉能到得東遼？」心內忿忿不平，走進自己營中，拿了方天畫戟，來到張環面前，叫聲：「大老爺，公子爺不能取勝，待薛禮去擒來。」張士貴說：「又來了，小將軍尚不能勝，何在於你？且上去看。」薛禮走上前，把戟串一串，喝聲：「呔，狗強盜！此處乃朝廷血脈，就是客商也不該阻住，要他買路錢。我們奉旨御駕親征，開路先鋒，天邦兵馬打從天蓋山經過，不思迴避，擅敢攔阻此山去路，既撞在我手，快快下馬祭我戟尖！」董達說：「呔！步下來此穿白小卒，敢是銅包膽鐵包頸？方才二位小將，尚然被大王爺打得吐血而回，你這小小鼠輩想是也活不耐煩了，照孤家的槍罷！」一槍望著仁貴攔腰刺來。薛禮說：「來得好！」把方天戟往桿子上噶啣一擡，董達喊聲：「不好了！」手一鬆，槍往半天中去了，在馬上亂晃。薛禮在地下走一步，右手拿戟，左手往董達腿上一把扯住說：「過來罷。」一拖拖得董達頭重腳輕，倒墜轉來。董達好不著忙，兩手亂到掙個不住，薛禮道：「你掙到那裡去？」把董達勒下，一夾一擠，手腳不動了。左手牽了這匹馬，回身便走到營前說：「大老爺，小人薛禮活擒董達在此。」張士貴滿心歡喜，暗想：「薛禮好本事，我子萬不如他，真算賢婿天大的造化了。薛禮這等驍勇，此去立得大功，多是我賢婿冒來的功勞了。」士貴有心冒功，叫薛禮放下董達綁起來。

那仁貴將董達放下，動也不動死的了。薛禮說：「大老爺，強盜被小人夾死了。」四子一婿把舌頭亂伸，說：「好戟法，好力氣！」士貴道：「薛禮，你本事果然高強，活擒董達是你之功，待我大老爺記在功勞簿上，此去徵東，再立得兩個功勞，待我奉本朝廷，贖你之罪。」仁貴道：「是，多謝大老爺。那強盜這副披掛，小人到喜歡他，求大老爺賞賜與小人穿戴，好去開兵立功。」張環道：「馬匹盔甲自然是你的，不消問我。是你擒來，自己取用便了。」仁貴把董達盔甲除下，將屍首撇在一旁，到得了銀盔銀鎧，一騎白毫馬。回到前鋒營，周青、李、姜四人大喜說：「大哥，你到立了一功，得了一副盔甲，我等兄弟們不知何日見功。」薛禮說：「莫要慌。一過海東，功勞多得緊。」

不表月字號火頭軍五人，單言張士貴吩咐抬營，十萬人馬穿過天蓋山，正行下來，不過四五十里荒僻險路，只聽得前面括拉拉拉拉一聲響，山崩地裂，人人皆驚。張士貴唬得面如土色，馬多立定了。說：「我的兒，什麼響？」志龍說：「爹爹，好奇怪，不知什麼響。」差人前去打聽，不多一回，報說：「啟上大老爺，前邊不上一箭之路，地下攤開了一個大窟，望下去烏暗，不知有多少深，看不明白。」張環說：「有這等事？把人馬扎住，我兒同為父去看來。」眾公子應道：「是。」那父子六人催馬上前，果見一個大窟如井一般。士貴說：「好奇怪！」吩咐手下人將索子丟下去有幾多深淺，手下答應。數名排軍把索子係了一塊大石，望底下墜落，直待放不下了，拿起來量一量說：「大老爺，有七十二丈深。」張環道：「平空鏽開地穴，到底未知凶吉，或有什麼寶物在地下也未可知，或有什麼妖怪作精也未可知。差人去探探看，看有何物在底下。」志龍說：「爹爹說得是。著那一個下去？」

士貴看看軍士們，多是搖頭說：「這個底下去不得的，決有妖怪在內，被他吃了，走又走不起，白白送死。」士貴說：「我兒，諒此地穴，沒人肯下去的。」志龍道：「爹爹，有了。我看薛禮倒也能幹，不如差他下去探探看。有寶物，拿起來落得受用，若是妖怪吃了，也是他大數。」張環說：「我兒之言有理。」過來前鋒營內傳薛禮。

那中軍奉令來到月字號說：「呔！火頭軍薛禮，大老爺傳你。」薛禮正與四個兄弟講究武略，只聽得中軍說大老爺傳，薛禮大家一呼風趕出營門，同了中軍來到穴前說：「大老爺在上，薛禮叩頭。不知傳小人到來，有何軍令？」張環說：「薛禮，方才平空攤此地穴，其深無比，想一定朝廷洪福，必有異寶在下。你下去探一探，是什麼寶物，拿起來獻上朝廷，也是一件大功，免得罪了。」薛禮道：「待小人下去。」周青說：「動也動不得的，大哥，你要死沒下去。」仁貴道：「不妨。生死乃命中所判，為兒下去得。」

張環傳令手下人，將一隻竹籃係了一條索子，搖動響鈴，我們就好收你起來。

這根索子用了盤車，周青、姜、李四人執定盤車，慢慢墜將下去。彼時張環父子多在穴邊，看守仁貴起來回音，我且不表。

單講薛禮悠悠放至下面，黑洞洞，就有陰風冒起，寒毛直豎。仁貴暗想：「不好阿，我不聽兄弟們的話，一時高興下來，如今性命一定要斷送的了。」

心內十分膽怯。摸索著走出竹籃，團團一摸，多是滿的。挨到東首，旁邊有些亮光，也不要管他好歹，鑽進去挨出外邊，好似山洞內鑽出來模樣，又是一個世界了。上有青天雲日，下有地土樹木，心中大喜說：「這也奇怪，此世界不知通於何處？」回頭一

看，出來之所，乃是一座高山洞裡鑽出來的。

忽然間雲遮霧擁，好是陰雨天空一般，卻也明亮。兩旁雖無人家田地，卻也花枝灼灼，松柏青青，好似仙家住所。居中一條磚砌街道，仁貴從此路曲曲彎彎行去。

正去之間，聽得後面大叫：「呔！薛仁貴！你回轉頭來看！我與你有海底冤仇，三世未清，今被九天玄女娘娘鎖住，難以脫身。幸喜你來，快快放我投凡，冤仇方與你消清了。」仁貴回頭一看，只見西南上一根擎天大石柱，柱上蟠一條青龍，有九根鏈條鎖著。仁貴走將過來，把九條鏈條裂斷說：「汝去罷！」這條青龍擺尾一嘯，一陣大風望東北角騰空而去，回頭對薛禮看看，把眼一閉，頭一答，竟不見了。

仁貴回身又走，只見前面有座涼亭，走到亭內，有一座灶頭，好不奇異。

灶門口又不燒，又沒有火，灶上三架蒸籠，籠頭罩著，雖不燒卻也氣出冲天。

薛禮從早上下來地穴，又行了數里，肚中餓了，見了熱騰騰三架蒸籠，想是一定吃得的東西，待我拿開來看。仁貴團團一看，並沒有什麼人影，便將籠頭除下，只見一個面做的捏成一條龍，盤在裡邊，拿起來團一團，做兩口吃了下去。又撥開底下一蒸，有兩隻老虎，也是面做的，也拿在手中捏成一團，吞了肚。又撥開第三架，一看有九條面做的牛，立在蒸內，也拿起來捏攏了，做四五口吃在腹中，不夠一飽。將蒸原架在灶上，走出亭子，身上暴躁起來，肌膚皮肉紮紮收緊，不覺滿身難過。行不上半里，見一個大池，池水澄清，仁貴暗想：「且下去洗個浴罷。」將白將巾與戰襖脫下來，放在池塘上，然後將身走落池中，洗了一浴起來，滿身爽快，身子覺輕了一輕，連忙穿好衣服，隨大路而走。

忽聽後面有人叫道：「薛仁貴，娘娘有法旨，命你前去，快隨我來。」

仁貴回頭一看，見一青衣童子，面如滿月，頂挽雙髻，一路叫來。仁貴道：「請問這裡什麼所在，因何曉得我名字？那個娘娘傳我？」那童子道：「此地乃仙界之處。我奉九天玄女娘娘法旨，說大唐來一員名將，名喚薛仁貴，保駕徵東，快領來見我，有旨降他，所以叫你名字。」仁貴聽說，萬分奇異，說：「有這等事？」連忙隨了童子一路行去。影影見一座大殿，只聽鼓樂之聲來至殿前，童子先進內稟過了，然後仁貴走到裡邊，只見一尊女菩薩坐在一個八角蒲墩上，薛禮倒身下拜說：「玄女大聖在上，凡俗薛禮叩頭，未知大聖有何法旨？」娘娘說：「薛仁貴，你乃大唐一家梁棟，只因此去徵東，關關有狠將，寨寨有能人，故而我衝開地穴，等你下來。有麵食三架，被你吃下腹內，乃上界仙食。你如今就有一龍二虎九牛之力，本事高強，驍勇不過，不夠三年就可以征服。咳，但是你千不是，萬不是，不該把這條青龍放去。若這龍降了凡，就要攪亂江山，干戈不能寧靜，所以我鎖在石柱上。如今被你放去，他就在東遼作亂，只怕你有一龍二虎九牛之力，也難服得青龍，便怎麼處？」仁貴說：「阿呀，大聖阿！弟子薛禮乃凡間俗子，怎知菩薩處天庭之事？所以放走了青龍。他在東遼作亂，攪擾社稷，今陛下御駕親征，若難平服，弟子之大罪了。望大聖娘娘賜弟子跨海徵東，就能平定，恩德無窮。願娘娘聖壽無疆。」那玄女娘娘說：「若要平定東遼，只是如今三年內不能夠的了。除非過了十有餘年，才得回中原，干戈寧靜。我有五件寶物，你拿去就可以平遼。」叫童子裡邊取出來。那青衣童子說：「領法旨。」連忙進內，取出遞與薛禮。娘娘說：「薛仁貴，此鞭名曰白虎鞭，若遇東遼元帥青臉紅須，乃是你放的青龍，正用白虎鞭打他，可以平定得來。」仁貴道：「是。」娘娘道：「哪，這一張震天弓，這五枝穿雲箭，你開兵掛於身畔。這青龍善用九口柳葉飛刀，著了青光就傷性命，你將此弓寶箭射他，就能得破，射了去把手一招，原歸手內。」仁貴應道：「是。」娘娘又說：「哪，此件名曰水火袍，若逢水火災殃，即穿此袍，能全性命。」仁貴應道：「是。」

回頭看四樁寶物，霞光遍透。又有一本素書，並無半字在上。就問娘娘：「此書何用？」娘娘說：「此書乃是異寶，名曰『無字天書』。此四件呢，別人見得，這天書只可你一人知道，不可被人看見。凡逢患難疑難之事，即排香案拜告，天書上露字跡，就知明白。此五件異寶你拿去，東遼就能平服。不可洩露天機，去罷。」薛禮大悅，拜別玄女娘娘，將天書藏於懷內，手拿弓箭，一手拿了袍鞭，前面青衣童子領路，仁貴離了殿亭，一程走到兩扇石門邊，童子把門開了說：「你出去罷。」將薛禮推出門外，就把石門閉上，前去復旨。不必去表。

單講仁貴抬頭一看，眼前烏暗團團，一摸摸著了竹籃，滿心歡喜，將身坐在籃內，把銅鈴搖響。且表上邊自從仁貴下去，已有七天不見上來。張環明知薛禮死在底下，思想要行兵，有周青、姜、李四人那裡撇得下？在地穴前守了七日七夜，不見動靜。忽然聞得銅鈴搖響，大家快樂，連忙動盤車收將起來。仁貴走將出來說：「兄弟們，倒要你們等了這一回。」眾人道：「說什麼一回，我們等了七日七夜了。」仁貴說：「這也奇了。真乃山中方七日，世上幾千年。為兄在下面不多一回工夫，就是七天了。」眾人道：「大哥，下面怎麼樣的？手裡這些東西那裡來的？」薛禮就一一細說一遍。四人滿懷歡喜，回到營中。

張士貴聞知，說：「薛禮，你為何去了幾天？且把探地穴事情細說與大老爺得知。」仁貴答應，就把娘娘贈寶徵東之事，細說一回。張環大喜說：「也算一樁功勞。」吩咐就此拔寨起行。仁貴回到前鋒營，藏好了四件寶貝，卷帳行兵，正望山東地界而來。在路擔擱幾天，早到山東登州府。正是：十萬貔貅如狼虎，保駕徵東到海邊。